

「僧」——「寺」入詩

方 豪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十四次學術座談會||

一、主講人：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兼本會顧問方豪先生

二、地點：本會會議室

三、時間：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三時

四、出席：

洪樵榕 曾今可 楊雲萍 李騰嶽 曹 建 林崇智

陳澤 莊金德 王世慶 張俊仁 張雄潮 金成前

陳石 陳世慶 吳南生 曹甲乙 李孝本 張其偉

陳乃蘖 王金連 陳漢光 毛一波 歐陽荆 盛清沂

王詩琅 吳朝棟 高而恭 張春生

(以簽到先後為順序)

五、主席：洪樵榕

六、紀錄：王詩琅

七、內容

洪樵榕：方教授、李前任主任委員、楊教授、各位先生、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能够請到方豪先生來一次學術講話，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方教授也是本會的顧問，和本會關係很深。在開始之前，現在讓我來簡介方教授：

方先生，號杰人，浙江杭縣人，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過去擔任過很久的教職，自民國三十年起，歷任國立浙江大學、國立復旦大學、私立輔仁大學、私立津沽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等各大學的教授，系主任及院長等職。

民國三十九年本會出版的臺灣叢書第一種「合校足本裨海紀遊」就是方先生所校的，民國四十年本會出版的臺灣叢書「恆春縣志」，則是方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找到的。民國四十一年苗栗縣文

獻委員會出版的「苗栗縣志」也是方先生託學生從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抄來的。民國四十五年方先生從日本內閣文庫把高拱乾纂修的第一部「臺灣府志」「攝影回來出版，同年又從東京大學將沈有容所輯的「閩海贍言」攝影回來出版，這兩部書方先生都是以自費影印出版的。可見方先生對文化界，尤其是對本會工作有很大的貢獻。今天請到方先生到會講演非常榮幸，同時今天又特別得到李前任主任委員和楊雲萍教授來參加，我們特別表示歡迎。現在就請方教授演講。

方 豪（講話要旨）

一、引 言

五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在第六次宋史座談上演講「宋代僧侶對於栽茶之貢獻」，我一開始便是這樣說的：

「年來稍稍注意宋代佛教事蹟。我國過去治佛教史者，多注意高僧的求法、佛典的翻譯、佛經的講解、佛理的發展、宗派的產生、佛教與其他宗教的混合或爭端、帝王的倡導與壓迫，偶亦述及佛教藝術，如寺院、造像等。」

但佛教僧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實有大於此者。抗戰時，陳援菴先生著「滇黔佛教考」，特別重視僧徒在地方上開闢的能力。佛教新闢的寺院，必有所謂「開山祖師」，而此等高僧，多具有神奇能力。蓋新闢之地，必多蠻煙瘴雨，或為盜匪出沒之所，因此，檢閱僧傳，凡屬開山祖師，或擅於治水（亦名之為降龍）或長於引泉，或有功於消滅虎患（亦名之為伏虎），或感化盜賊而使地方能安居樂業。陳先生於原著第十三卷中，詳引徐霞客遊

記，暢論明末滇黔僧人拓殖山林的事蹟，區爲六事：

危絕之崖有寺

行必以僧爲伴

遊必以僧爲導

危險之處逢僧

無人到處惟僧到

無人識路惟僧識

其實以上六種情形，不限於明末，亦不限於滇黔，我國各地寺僧，無不有此表現，但須一一求證於地方志書、詩文集、遊記、小說及石刻等，實我國佛教史一新園地。

因此覺浪全錄卷二四記覺浪禪師曾言：「俗語『天下名山僧占多』非僧占也，世人自有所繫不能到耳。即今五嶽羣巒，窮海絕島，不是龍蛇之所蟄，即鬼怪之所棲；不爲逃亡之所依，即奸盜之所伏。自非離塵拔俗，不求聲色貨利之人，忘形死心，弗戀恩愛名位之士，安能孤踪隻影，入無烟火之鄉；涉險躋危，造不耕織之地乎？」

吾人研究宋代佛教，於寺院之有利於行旅的往來，有裨於市鎮的繁榮，及有功於山林的開發，最感興趣。即如日本僧成尋所著「參天台五臺山記」中，歷述其自汴京往五臺山及歸途所經的驛、舖、寺，可考證宋代各舖相距的里數。因據成尋所記爲十里至二十里之間，可與他書，如玉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會要、景定建康志、樓鑰北行日錄等作一比較。

又如景定建康志卷十六所舉之鎮市，亦提及某市在某寺院之前或後，不論係先有寺院，後有市鎮，或先有市鎮，後有寺院，皆足以考見寺院與市鎮的繁榮，必有密切關係。東京華錄卷二相國寺條，稱該寺即一瓦市，僧房與商旅雜處其中。又宋初錢易撰南部新書卷戊稱：「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三者皆寺，則爲寺廟與都市繁榮有關的絕好資料。」現在我研究臺灣史，也想多從佛教方面着手。我覺得讀西洋史，其中宗教史佔了極大部分；佛教是中國最普遍的宗教，和國家、和社會、和每個人民的個人生活，關係都很密切，但中國一般史籍中，佛教史佔的分量不够重，大家都把它當作專門史來研究。

但今天我只能從臺灣一部分「詩」裡面，來看看臺灣佛教和臺灣

歷史的關係。「詩」只是文獻的一種，自然很不完備，但也是一个可注意的研究方向。請各位多多指教。

唐鄭谷有句曰：「琴有澗風聲轉滌，詩無僧字格還卑。」詩格的高卑，竟以有無「僧」字爲標準，可見當時風氣。如賈島詩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杜牧詩云：「夜深溪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月生。」韋莊詩曰：「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白居易詩：「洛陽城西塵土紅，伴僧閑坐竹泉東。」杜牧又有句曰：「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李涉詩曰：「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以上若干首詩作者，未必真與僧人往來，但不用「僧」字，即不足以表其閒適。

至於用「寺」入詩的，亦俯拾即是。如常建有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王維詩云：「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常建所謂「古寺」，指破山寺，即今常熟縣虞山興福寺。「曲徑通幽」一語，極平常，但很多人不知與僧居有關。王維所咏的「香積寺」在陝西長安縣南。在沒有人跡小路的古森林中，能聽到鐘聲，足見佛教在我國山林開闢史上貢獻之大。至於張繼詩所咏：「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固確有其寺，確有其鐘；但若蘇軾詩所謂：「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元稹詩：「何時最是思君處？月入斜窗曉寺鐘。」一咏雪中之寺，一吟曉月寺鐘之聲，或均爲想像之作。「僧」「寺」「鐘」「禪房」與詩人結不解之緣，以上所引，僅唐代一二，佛教在我國文字上植基之深，可想見矣！

近讀陳漢光先生撰「古臺灣詩輯註」（載臺灣文獻第十五卷第二期），引乾隆三年福建通志所收洪希文「題湄洲嶼望墩妃宮」詩中「平湖遠嶼天所割，古廟不獨誇黃灣」句，證明元時平湖嶼（原註謂今澎湖）已有天妃廟，可備一說，但僅能證明有此廟存在，並未加以描寫。

盧若騰字閒之，號牧洲，同安人。崇禎八年舉人，十二年進士。

一 詩入「寺」「僧」一

永曆十八年與沈佺期、許士燝航海至澎湖。與沈佺期、張蒼水等結海外幾社。所著有「島噫集」及「留菴集」，有崇禎八年重九日飲寶月菴題壁，及弘光元年與友人招憩寶月菴，菴在金門，與臺灣本島無關，茲不錄。

臺灣初入版圖，「僧」「寺」字樣亦見於吟哦。我以爲或有高僧隨鄭成功部隊同時來臺。延平王即有詩曰：「樵戶秋深知露冷，僧扉晝靜任雲關。」據云此詩乃延平王手書，現藏日本平戶，即王誕生地。師友風義錄鄭鵬雲詩後附錄。但所咏之「僧」未必在日本，亦未必在臺灣也。

沈光文爲臺灣詩人之祖，延平薨後，即變服爲僧，有句曰：「生平未了志，每每託逃禪。」「遠鐘留夜月。寒雨靜江天。」其感懷八首中，有云：「即此煙霞外，心清聽晚鐘。」不論是「遠鐘」或「晚鐘」，其爲佛寺之鐘無疑。沈光文尚有若干名句，如：「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閒？」則不作於臺灣也。

至康熙初年，則今臺南城內外，已有不少寺院。齊體物以康熙三十一年任臺灣海防同知，其竹溪寺云：「梵宮偏得占名山，兀作炎洲第一觀。澗引遠泉穿竹響，鶴從朝磬待僧餐。夜深佛火搖鮫室，雨裡蠻花墜法壇，不是許珣多愛寺，須知司馬是閒官。」全首詩充滿了佛教典故。而「澗引遠泉穿竹響」句，實爲寺僧解決飲水問題所作鉅大工程的最佳史料。吾曾有意從此類文獻撰臺灣佛教史，然後由臺灣佛教史見臺灣的開發，惜有志未逮也。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藝文志，記此詩爲勞之辨作。「炎洲」作蠻洲」；「待」作「候」；「蠻花」作「檳榔」；「墜」作「綴」。按之辨字介嚴，崇禎十二生，康熙五十三年卒。不知何以有此歧異也。

臺灣之有府志，自高拱乾始。康熙三十三年修，兩年後刊行。拱乾有「臺灣八景」詩，其一爲「東溟曉日」，起句曰：「海上看朝日，山間尙曉鐘。」此「曉鐘」應亦爲佛寺之鐘。

一作「候」；「蠻花」作「檳榔」；「墜」作「綴」。應以高志爲是，蓋齊氏亦高志校訂之一也。雅堂先生未見高志，所據或爲余文儀續修府志。然余志漏列齊體物名，而其前一詩乃勞之辨作，彭國棟著「廣臺灣詩乘」遂誤以爲此詩亦勞之辨作，反認爲雅堂詩乘未載其詩。雅堂先生能不爲余志所誤，或別有所本也。

高志所收「臺灣八景」詩，除拱乾本人外，尚有齊體物、王善宗、王璋、林慶旺等四人，僅慶旺一人詩中有「晨星鐘漏落，漁火色相侵。」漏固指報時之器，但當時臺灣似尚無自鳴鐘，則此鐘非寺鐘莫屬。慶旺晉江人，康熙三十四年任臺灣府儒學教授。陞山西屯留縣知縣。高志稱其「克振斯文」。

孫元衡以康熙四十二年任臺灣海防同知，著有赤嵌集，其時臺南以法華寺爲勝地，寺本夢蝶園舊址，元衡有詩曰：「香飄古寺曇花見，秋到閒園蝶夢醒。又「重集夢蝶草亭」詩曰：「棟榔圍古寺，故境野情迷。……曾作詩中畫，山僧問舊題。」可證此山僧亦知詩能文，康熙五十九年臺灣海防同知兼攝臺灣縣事王禮主修第一部「臺灣縣志」，陳文達等編纂。此所謂「臺灣縣」略當於今日臺南縣。南京國學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原刻本。雅堂先生撰「臺灣詩乘」時亦未及見。如所收鳳山令宋永清「登小西天最高頂」詩，註曰：「竹溪寺山門匾曰：小西天」，實爲一絕好說明。句曰：「怪石枯藤迷野徑，殘枝敗葉擁禪扉。」又陳文達「蝶園朝雨」詩曰：「鄉晨趨野寺，泉籟共幽清。法雨敲仙唄，疎煙濕磬聲。」按蝶園即夢蝶園之簡稱，法華寺所在也。竹溪寺在今臺南南門外，法華寺則在小南門外。別有海會寺，則在北門外，皆康熙時勝地。李欽文亦縣志編纂之一，咏海會寺詩曰：「魚歌高低忙處響，鳥笙上下靜中環。……休問當年衰盛事，於今長見老僧閒。」又廩生黃名臣咏竹溪寺；有句曰：「山靜人煙遠，鐘鳴佛殿幽。」明經陳宗達「夢蝶園懷李正青先生」詩末二句曰：「夢思隨今古，山僧獨閉門。」一片幽靜氣象。

郁永河，所著「裨海紀遊」，曾云：「地不產馬，內地馬又艱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千匹；文武各官乘肩輿，自正印以下，出入皆騎黃犢。」故臺灣詩什中鮮見「馬」字，此詩亦爲稀見資料。

以上「晚鐘」「朝磬」「曉鐘」均已見於吟哦，余又得康熙時澎湖遊戎張賦「彌陀寺」一詩，則有句曰：「佛壇着妙相，午磬響清音。」可見彼時自內地來臺人士，晨午晚均有鐘磬可聞，亦心靈上一寄托也。

但由鄭成功時代的夢蝶園改爲法華寺，其間亦有一段荒蕪時期，甚至無人看守。此一史料，余於無意中得之茂才黃元弼詩中。詩曰：「舊時書舍幾徑遷？翠柏修篁引客憐。人去蝶回渾是夢（註曰：寺舊名夢蝶園），僧歸花落已多年。」按法華寺建於何年，不可考；但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入臺，海會寺築於七年後，法華寺大約亦相去不遠，則所謂僧歸多年，至少亦當有七、八年也。此一度逃亡而又重復歸來之僧，可謂閱盡滄桑矣。此亦臺灣佛教史上一重要僧人，不可不記。

至乾隆六年，杭州張鷺洲侍御滔，巡視臺灣，著有「瀛壠百詠」，以上諸寺皆有詩，海會寺云：「歌罷蠻腔易梵腔，層樓煙際晚鐘撞。」可見當時亦有人學唱山地歌曲。此外，如龍湖巖詩，首句即曰：「湖波如鏡寺門幽。」寺在諸羅縣開化里，陳永華建。高志卷九外志寺觀附宮廟，龍湖巖亦列爲其中之一。志曰：「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潭之左右，列植楊柳桃花，亭內碧蓮浮水，蒼檜摩空。又有青梅數株，衆木茂榮，晚山入畫。真巖居之勝地，幽僻之上方也。」

范咸字九池，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年四月任巡臺御史，重修臺灣府志，有題法華寺詩曰：「香飄古寺曇花現，秋到閒雲蝶夢醒。」

乾隆以降，臺灣詠寺詠僧之詩已不多見。獨咸豐九年舉鄉薦之臺北大龍峒人陳維英遺詩中，頗多與佛有緣者。如「太古巢即事」：「隔一重江佛國開，劍潭寺在碧林隈，山僧日日通音問，故遣鐘聲渡水來。」「竹戛琅玕泉漱玉，梵音一洗古音譜。」「山靈應共山僧語，多謝騷人爲寫真。」

咸豐十年，香山區天民來臺辦理海關，有遊劍潭詩，佳句如：「雄心懷壯士，瘦影渡遊僧。」維英附詩句曰：「潭心空印佛，山頂禿如僧。」頗爲人傳誦。

民國以後，太虛、志圓等名僧，亦曾來臺，皆留有若干詩，惜無佳構。如志圓「謁龍山寺」詩：「關院種松期鶴宿，歸山擊鉢待龍來」，殊覺牽強，其他不復贅矣。

洪樵榕：聽了方教授的演講，我有幾點感想：

今天方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所講的這個題目「僧寺入詩」，我初時也覺得很奇異，這與過去文人做的文章不同。從這演講，我們可以曉得中國的佛教是文學的重要一環，進一步還可以證明中國佛教與文學已經打成一片，方教授是天主教的神父，而能提出佛教在中國的堅固的基礎，證實佛教在中國文學上的結論，我們很欽佩方先生的見識。

方先生追求歷史文獻資料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的。謝謝方先生，謝謝李前任主任委員、楊教授特別的參加！

附 記：

本紀錄主講部份承方豪先生親自撰賜，謹此誌謝！